



威尔特郡的 乡野生灵

*Wild life in a
southern country*

[英] 理查德·杰弗里斯 著

石梅芳 赵永欣 译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自然旅人

威尔特郡的
乡野生灵

*Wild life in a
southern country*

[英] 理查德·杰弗里斯 著

石梅芳 赵永欣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威尔特郡的乡野生灵 / (英) 理查德·杰弗里斯
(Richard Jefferies) 著 ; 石梅芳, 赵永欣译. -- 天津: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6.10

ISBN 978-7-5306-7060-6

I. ①威… II. ①理… ②石… ③赵… III. ①散文集
-英国-近代 IV. ①I561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93970 号

责任编辑:张 雪

封面设计:郭亚红

出版人:李勃洋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200 千字 图数:56 幅 插页:34 页

印张:10.125

版次:2016 年10 月第1 版

印次:2016 年10 月第1 次印刷

定价:45.00 元



这里是做梦的地方，

你可以带上一把椅子、一本书

来果园坐着——相比花园的座椅，

这里的蚊虫更少。

把一切关于时间的念头都放到一边吧：

当我们竭尽全力从时间

中榨取最大的价值时，

它反倒从我们手中溜走了，

就像狗贪婪地追逐影子，最终却什么也得不到。

现在就尽情地幻想吧，

苹果、李子、核桃和欧洲榛

都在你伸手可及的地方。

目 录

前言	1
第 1 章 山丘	3
第 2 章 干旱	16
第 3 章 山边树篱	38
第 4 章 乡村	58
第 5 章 乡村建筑	76
第 6 章 小村	92
第 7 章 农庄房屋	108
第 8 章 农庄的鸟类	127
第 9 章 果园	144
第 10 章 木料堆	162



第 11 章	家园附近	 180
第 12 章	栲树林	 197
第 13 章	养兔场	 212
第 14 章	鸦 巢	 227
第 15 章	白嘴鸦归巢	 239
第 16 章	鸟类笔记	 250
第 17 章	年度笔记	 263
第 18 章	蛇的故事	 277
第 19 章	小溪的路线	 291
第 20 章	湖边的野禽	 304
译后记	 318	



前言

在这个国家里,文明的界限依然存在,自然的边疆距离伟大的文明中心地带并不遥远。在鸟兽得以留存的地方,现代化进程对它们的生活习性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。因此,虽然大城市里面房屋鳞次栉比,夜莺每年仍要返回它原先的驻地。从城市走出去不过数小时的路程,再跨过大路——汽犁的车轮在尘土中留下了宽大的印迹——向灌木、矮林和小溪放眼望去,自然之子正在原野中无拘无束地生长,与远古时期英格兰蛮荒之地的自由生活并无二致。农夫的情况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如此:古老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依然得以留存,他们雄浑宽广的语音似乎还在与那早已逝去的久远年代相应和。

不过,对于想要记录下自己所见所闻的探险者而言,还要面对这样一个难题:自然既不是什么可以被切开、晾干,拿在手上把玩的标本,也不能轻易地进行分类,因为研究对象之间紧密相连。比如,就研究燕八哥这样常见鸟类的生活方式来说,你无法将其与农舍分开,因为它在茅草屋顶上交配繁殖;你无法将其与白嘴鸦群分开,因为二者总是聚集一处;你也无法将其与温顺的绵羊分开,因为它时常落在羊背上。由于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联

系异常紧密,为了方便,最好的方式也许是根据它们喜欢驻留的地点进行划分,并尽可能按照它们通常造访的区域进行分类。

于是,本书的章节基本按照该地区的海拔高度进行了安排。我们从最高处开始,以坐落在丘陵上的一个古代战壕为起点,首先探索了高原地带。接着来到山下的一处泉源,然后追踪其流向,随之来到低地的农舍和村庄。再向远处去,溪流渐渐变成一条宽阔的小河,流经一片孤零零矗立着一座农庄的草地。房子、花园和果园吸引了各种不同的鸟类和动物前来拜访。在田地附近——在大树篱和矮林丛中——还有为数众多的鸟兽,我们还会对森林进行探索,接着回到作为中心的农场,考察鸦群的栖息地以及树篱中的居民的生活方式与习性。最后我们对小溪和湖中的鱼类和野生水禽进行考察,在山谷中结束整个行程。

理查德·杰弗里斯
科亚提农场,1879

第 1 章 山 丘

如果你漫步田野，会发现在视野最开阔的山丘之上有古时构筑的工事——荒草覆盖的堤坝和条条战壕，此处视野极佳，可将山地与平原尽收眼底。绿色壕沟内坡的倾斜角度适合躺卧，头部正好可以没入边缘，得以避开夏日骄阳。听着外面传来细微的声响，就如梦中听到的海浪发出的咝咝声，渐渐隐去又悄悄回荡，那是清新的风浪穿过花梗和干草的声音。蜜蜂发出欢乐的嗡嗡声，它们热爱群山，满载金色的收成疾飞而过。空气中弥漫着令人迷醉的温暖香气，混合着野生百里香散发的甜蜜气息。壕沟下沉处，背面就是高耸陡峭的壁垒，两只蝴蝶正在峰顶上盘旋飞舞，飘忽不定。你只需稍稍抬头，就会有清凉的微风轻拂面颊，只有这里凉爽宜人，阳光照耀下的平地上则是暑热难消。

此时一片小小的黑影飞速划过——那是一只鹞鹰低低飞过山坡投下的影子。它绕山盘旋一阵，便冲向高空，半路上又折返回来，在休耕的田地上盘旋，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干草堆。它挥动

翅膀，向下击打空气，然后轻巧地后转，尾巴收缩，消除了倾斜，使它得以向前滑翔片刻。它不时地滑翔保持平衡，又不时将自己带起来几码，沿曲线转弯以便绕着草堆盘旋。它若窥见佳肴，便如石头般坠落，突然降到很低的位置——普通鸟类极少拥有这种力量。大多数鸟儿都要逐渐接近地面，它们在飞行中缓缓地在地面倾斜，角度时刻递减直到几乎与地面平行才会落脚，收起翅膀，安全地在草地上降落，随后挺直身体。那时，它们的原始冲力已经消失，不会受到任何中止动作的冲击。而鸢鹰却与此相反，它们看起来几乎是垂直下降的。

云雀也如此，常常从高处非常敏捷地降落，和别的鸟相比，它一副落地就会粉身碎骨的架势。但是在离地面几码的时候，它的翅膀会向外张开，在落地前先滑行一段距离。后一个动作让人很难说云雀究竟是在何处落地的。它们看起来就像沙锥鸟一样直直地坠入了小溪的一角，你唯一能肯定的就是那一连串的俯冲发生的准确位置；但是在你到那之前，沙锥鸟就在你的脚下呼啦啦地向上飞去了，比你预想的要近十码或十五码，这时云雀已经在河岸藏身，紧贴着水面飞走了，踪影全无。

有时，云雀一飞冲天之后又向下飞，接连下降一两次，大概有五十英尺吧，它们的翅膀开始重新派上用场，平行地朝某个方向飞上一段距离，以此来控制速度。这样的动作重复两三次后，它就会安全着地。若要飞到高处去歌唱，它常先在空中盘



旋，飞行一两圈；然后，看似已经升至想飞的高度了，它却猛地直插云霄，几乎垂直向上连飞几个高度——不时地停下积蓄力量，接着直冲高空，成为天空中的一个黑点。若是十来只云雀同时放声歌唱，它们全都小弧度地盘旋着飞翔——这在春天的丘陵草地很常见——那活泼动听的音符魅力可要大得多，因为一只鸟孤独吟唱时，那甜美的音乐很容易消失在头顶碧蓝的天空之中。

在这期间，云雀连续进食的时间似乎只有短短几分钟，就像是无法控制的冲动促使它们猛然冲向天空高歌一曲，再返回地面，如此循环往复长达几个小时。它们也会飞到距离地面六码或八码高处，伸展翅膀使身体保持平衡，慢慢向前飞，同时一直柔和地低声吟唱。云雀似乎格外关注路边的草地，它们不停地从耕地飞过，落脚之后马上又起身往回飞。早春是它们交配的最好季节，玉米地里，嫩嫩的叶片刚刚露头，就成了有趣的竞争场所。放眼望去，好像遍地都是云雀——它们叽叽喳喳、来来回回地相互追逐着，一会儿紧贴着地面飞行，一会儿又不停地落脚又起飞。耀眼的阳光、温暖的南风带来了这些欢乐的小生灵。云雀的颜色与山丘的棕色泥土十分接近，哪怕只隔上几步远，你也难以看清楚泥土地上的云雀。有些云雀好像总爱待在草地上，不过大部分都更爱造访耕地，尤其是山地斜坡上的玉米地里，云雀的数量可与别的鸟儿相匹敌，甚至数量可能还要

多一些。

乍看起来,燕八哥的数量好像更多,其实这是因为它们习惯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,有时候铺天盖地的一大群飞过来,落脚之处黑压压一片。不过,你若是在丘陵上走一天,仍然会发现到处都是云雀。所以尽管四处分散在相距很远的地方,它们的数量却与燕八哥差不多,甚至还要多一些,后者只是让人感觉很多而已。这里的燕八哥胆子可不小,几乎不受一丁点干扰:你可以靠得很近,仔细观察它的每一个动作,只有在想唱歌的时候它们才会起飞。它们好像从不知道到底在何处落脚——就好像它们特别焦虑,非要精挑细选,找到一块自己最满意的泥块为止。

很多其他种类的鸟儿也表现出类似的特性:它们通常不会在第一根树枝上停留,而是犹豫不决,会挑剔地放弃自己不太喜欢的树枝。在找到喜欢的灌木丛之前,画眉鸟会沿着长长的树篱一直盘旋飞行,要经过多次巡视后才决定在哪里落脚。啄木鸟会径直飞向一棵树,再放慢飞行速度,一副精挑细选的神气,然后突然飞到了半里之外,事先没有露出一一点迹象。你本来发誓已看到鹧鸪几乎要在树篱上落脚了,结果就在落脚前的一刹那,它却又转了个九十度的直角,飞到五十码外的地方去了。

在观看鸟类的运动之后,我感觉鸟儿真是太灵活了——它们身上涌动着无穷的生命力,只有在受到惊吓时才有所遏制。



除了偶然的一两次以外，它们从来没有表现出丝毫想要节省气力的念头——它们不会在起飞之前一次把地上的食物吃光，而是飞快地啄食几口就飞走了。又或者，它们在树上警觉地查看某根树枝的每处裂纹和每道裂缝，却又留下另外五十根树枝不查不看，飞到几百码之外的另一棵树上去了。燕八哥啄食的时候，的确会在地上彼此竞争——好像相互嫉妒，看谁能争得第一；不过，它们又会一大群呼啦啦地飞走，完全不像刚才看上去的那样。然后，它们又飞出一段距离，飞到田地的另一边。每只燕八哥看上去都是一副很不服气的样子，想要争个高低——急切地想要超过同伴，多吃上一两口，结果却错过了本来能发现的更多的食物。它们就像城里人一样喜欢群居，彼此紧张焦虑不已——冲冲撞撞、吵吵闹闹。云雀要安静得多，即使在它们特别兴奋的时候，也总是沉着安静，不会和同伴们推推搡搡。

看，刚刚一闪而过，几乎消失不见的鹞鹰又盘旋着回来了，从不远处再次擦肩而过。这是鹞鹰常见的习惯，拍打着翅膀绕着大圈子飞行。它被微风吹拂着，飞行线路有些倾斜，有那么一瞬间它好像是用一侧翅膀拍打飞翔，就像滑冰的人在外侧用力滑行一样。

山上到处都是土垒，在封闭的空间里长着一丛野草，羊群不会来这里吃草，因此绿茵如毡。野兔就把这里作为窝的入口，它们肯定得有什么诀窍才能爬进自己的洞穴，因为这里很多草



叶长而弯曲,纵横交错,兔子肯定不是猛然冲进洞里,因为它们
的个头太大体重太重,足以压倒这片草丛。若有路人惊扰,除
非有狗,否则兔子会悠闲自如地走开,显然是觉得凭双腿绝对
能保证自己的安全。跑出去大约一百码之后,它会蹲在那里查
看不速之客。野兔的“奔跑范围”要比家兔宽得多,路线也笔直
得多——家兔从来不离家乱逛到远处,它的路线就是穿过草地
到另一侧的树篱,不会再远了。野兔的路线可能会翻山越岭,不
过随着路越长,野兔的数量也越少。家兔能把自己“奔跑”过的
地方形成一个极好的网络,好像总是按照固定路线觅食;而野
兔显然是走到哪就吃到哪,不怎么参考“路线”,只是简单地抄
近路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。有时候,你可能还会看到野
兔在小径上与相熟的女士月下漫步。

看着这样的两只小家伙相互撞击挺有意思的;它们都是用
后腿站立(后腿很长),和人们教狗学乞求的动作一样,然后用
前腿相互攻击,很像拳击,只是每一次击打不是落在肩膀上,而
是更向下一些。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它们相互击打所发出的
“嘚嘚”声。它们就像一对跳华尔兹的舞伴,一圈一圈地转着;一
会儿这只失利让步,一会儿那只失败后退,它们的前腿始终不
停地飞快出击,速度惊人。它们偶尔停下来——只是为了喘口
气而已,“时间”一到,立马精力旺盛地投入工作,一圈一圈地跳
个没完,驻足观看的人都会莞尔一笑。这个动作会一直持续,直



到让你看得不耐烦。

在山上也有这样的洞穴,深度不超过一码,水平地进入山坡之中,据说这是野兔一时兴起打的洞,并非真打算作掩体之用的。不过,野兔不像大多数的野生动物那么喜欢潮湿;而鸟儿正相反,潮湿的地方正好合适,那里能找到大量的蛭螭、蠕虫。尽管野兔喜欢四处游荡,它总是返回固定的洞穴,如果不受干扰,则会每天在洞里待上很久,到了夜晚才跑到几英里外的地方逛逛。如果遇到狗在后面紧追不舍,它能纵身一跃,姿态优美地跳过宽阔的溪流,不过它通常还是宁愿从桥上过河。到了傍晚,夜色渐深时,你若站在壕沟处向远处观望,可能会发现这些小家伙偷偷地溜进坡下的一片玉米地,先是一只,然后两只、五只、六只——在朦胧黯淡的光线中,它们显得比实际体积大多了,就好像是突然出现在视野之中的。耕地由田埂划分为一块块的田地,野兔擅长沿着低矮的田埂走,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玉米地,所以一直等它们出现在空旷地,你才会发现它们的影子。

蹲在耕过的田地里,想要找出一只野兔可不是件容易的事,它的颜色与泥土融为一体,未经训练的眼睛看不到野兔。带枪的老手可不会随便就沿着耕犁的沟壑走过去,他们总要本能地查看正常的犁沟是不是被藏着的什么东西破坏掉了。农夫通常会格外注意大路两边的犁沟,因此路基附近的垄沟都是笔直的。他们干出来的活就像是用尺子比着干出来的,具有透视画



法的效果。顺着垄沟看去,就在拐弯的地方,可以看到微微的闪光。犁头沉重,力道十足,边翻开泥土边平整地面,不一会儿就为土地整出另一副“面孔”,潮湿的地方还反射着光线。你若见到农夫驾马车去市场,你会发现他们的眼光不时扫过垄沟,查看自己的技艺,也搜寻着猎物;如果他们发现一只野兔,就会勒住缰绳,伸出手指指点点,你从远处就能判断。

鹧鸪一听到车轮响或脚步声就害怕地缩成一团,不过它们一缩身,棕色的背部就变得圆滚滚的,这可骗不过对土堆崎岖的形状了如指掌的人。从高处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野兔和家兔,如果你在高处一直静悄悄地不出声,它们几乎不会发现你的存在。它们警觉地四处查看,不过永远想不到要向上看,除非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声响引起它们的注意。

从山上的峭壁向远处眺望,越过堡垒,看,远处的狭窄谷地上有一群羊在吃草——即使距离羊吃草的地方这么远,你也能分辨,因为羊群四处游荡,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地上,它们习惯在被驱赶时成群跑动。再往远处走走,慢慢地登上另一处山地,可以看到另一群羊被驱赶着聚集在一起,朝着山脊上行,就像一层浓厚的白雾,缓缓地向山坡上移动。

就在犁沟之外不远处,几乎还在耕田范围内,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的东西,半被野草遮挡着。这是一只野兔的颅骨,经过风吹日晒,露水漂洗之后变得发白了。它的躯干早已消失不见,只



剩下头骨的轮廓，在外界的摩擦和冲刷下光滑异常，隐隐暗示着它的一生。把它拿在手里，投下的阴影染黑了原本长着忧伤双眼的空腔，这双眼睛曾在此处的山巅观望山下覆盖着甜苜蓿的旷野。狩猎的动物和游荡的野狗带走了它的骨头，丢得四处分散了。乌鸦和蚂蚁无疑也曾共享了这顿美餐。也许是被猎枪所伤却暂时得以逃脱，也许是慢性疾病的消耗使之无力觅食，它最终倒地毙命；又或许是某个狡猾的敌人爬进它的洞穴袭击了它。

这些动物在有生之年还是尽享其欢乐的——的确，几乎所有的动物和鸟类都生活在自由王国里。你可以从它们的每一个动作里发现这一点：野兔灵活敏捷，家兔轻快跳跃，云雀和燕雀放声高歌；山楂树上的鸽子发出温柔、可爱的咕咕声；画眉站在围栏上扑棱着翅膀。生命的迹象——可视、可感的意识——在它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完美无缺的快乐。它们的食欲似乎永远很好：它们冲向大地母亲在四处准备的盛宴，尽享美餐，就是卢库勒斯的盛宴也无法与之媲美。它们优雅地吸饮小溪之水，就好像这是最美的酒。春季里观察鸟儿，看那一对对情侣在枝头欢腾跳跃，好像不知道如何才能表达自己极致的幸福。野兔的欢乐表现在肢体的灵活轻快：它用鼻子嗅着空气，肌肉强健，走起路来泥土四溅；它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上陡峭的山坡，而我们上山则要缓行慢爬，喘喘歇歇。燕子展开翅膀，在空中